

王文彬

樓春冬濺血

7.4

封面扉页：方 昉

责任编辑：汪 洋

血 溅 冬 春 楼

王文彬改编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5 插页：2 字数：122,000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000

统一书号：10102·990 定价：0.53元

目 录

第 一 回	于震海仗义扶危 (1)
	贼孔显暗箭伤人
第 二 回	风雨夜石匠入党 (16)
	迎亲人震海负伤
第 三 回	验枪伤真情暴露 (33)
	买伤药桃子闯关
第 四 回	坏地瓜通风报信 (41)
	独眼龙领兵搜庄
第 五 回	于震海单身脱险 (49)
	张桃子被捕遭难
第 六 回	受苦刑坚贞不屈 (60)
	施诡计再下毒饵
第 七 回	假善人心狠手毒 (70)
	老石匠志坚如钢
第 八 回	红松坡痛悼亲人 (78)
	孔家庄飞兵夜袭
第 九 回	冬春楼老贼摆宴 (87)
	救战友震海被困
第 十 回	小白菜报恩救人 (97)
	张桃子身入罗网
第十一回	明大义三婶训子 (114)
	施毒计金贵上钩

第十二回	孔家庄秀才献丑 下关东亲人遇险	(127)
第十三回	坏地瓜贪功丧命 黄石湾壮士殉难	(136)
第十四回	小白菜仗义救人 张金贵密探夜归	(145)
第十五回	张老三蚕场失密 叛逆子报功领赏	(155)
第十六回	解危难假戏真唱 计中计桃子易嫁	(167)
第十七回	见遗物倍增斗志 灭逆子肝胆照人	(179)
第十八回	解疑云夫妻重逢 惩顽敌胜利向前	(188)

①

第 一 回

于震海仗义扶危 贼孔显暗箭伤人

隆冬腊月北风寒，
阴云沉沉布满天，
听书的同志你往正南看，
大路上走来一女和一男。
那男的约有三十八、九岁，
穿着一身破衣衫，
头戴一顶旧毡帽，
手牵毛驴肩担担。
他身后跟着一姑娘，
红布棉袄身上穿。
看年纪只有十七岁，
胳膊上挎着小菜篮。
你看她长得多俊秀，
瓜子脸两个酒窝实在甜，
丹凤眼睛高鼻梁，
两道细眉黑又弯。

个子不高又不矮，
乌黑长辫垂胸前。
这姑娘名叫张桃子，
牵驴的是她父亲张老三。
年关到要还财主阎王债，
去赶集要卖蚕茧整五篮。
桃子的婚期也快到，
再给她扯身花布衫。
父女俩一口气走了十几里，
张老三累得浑身汗涟涟。
张桃子眼见父亲太劳累，
忙接过挑子担在肩。

张老三一见忙说：“桃子，你刚刚挑过，等等再换。”桃子笑着说：“爹，俺不累。”张老三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唉，你的喜日子快到了，也帮我干不了几天活啦。”桃子红着脸说：“爹，看你说的，家里有活，我会回来的。”张老三疼爱的看看闺女，又抬头看了看太阳，朝小毛驴屁股上打了一巴掌，爷俩也紧跟在毛驴后面，向前赶路。

没多时，来到孔家庄。这里住有七百多户人家，是山东省昆嵛山区的第一大集镇，是文登县和牟平县的要道，也是孔家庄区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区公所、乡政府都设在这里。每月阴历初一、初四、初九逢集，常常有一、两万人赶集。这里有饭店、客栈、钱庄、杂货店，生意十分兴隆。

这天是民国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一九三四年的腊月二十四。离过阴历年不远了，所以，赶集的人特别多。张老三

爷俩来到集上，正准备把蚕茧送到丝坊去卖。忽然听见“哐哐，哐哐哐”一阵刺耳的破锣声。只见一个乡丁，歪戴帽子斜瞪眼，肩上背着枝破长枪，手里拎一面破铜锣，嘴里喊道：“孔区长有令，今天枪毙共党分子，都到大戏台去看，违者同罪！”说完，又往别处吆喝去了。听见这些话，张桃子十分害怕，不由得一阵心慌意乱起来——

张桃子听说要杀人，

心里乱跳头发昏。

转身忙把爹爹问：

“共产党都是什么人？

孔区长为啥要杀他？

对他们为啥这狠心？”

老三说：“这事俺也不知道，

官家事不要俺们来费神。

女孩家遇事用耳听，

不要求源来追根。

我去丝坊卖蚕茧，

你在这等我别动身。”

张老三赶着小毛驴，担着挑子到丝坊卖蚕茧去了。这时，桃子抬头一看，自己站在一座楼房下，只见青砖、灰瓦，上下两层，黑大门上挂着一块大横匾，上面写着三个斗大的金字：冬春楼。这冬春楼座落在孔家庄大街中心，是当地有钱有势的大财主孔庆儒开的大饭店，也是孔庆儒吸鸦片，抽白面，糟塌妇女，寻欢作乐的场所，区公所就设在隔壁。

桃子正在观看，忽然听到冬春楼里传出骂声：“兔崽子，敢到太岁头上动土，滚你妈的蛋！”话音刚落，随着“啪”的一声巴掌响，一个身穿破衣烂衫的十五、六岁的男孩，手里挎一只小竹篓，从冬春楼大门里摔在石阶上。

这时，只见一个高个年轻人，快步冲到那男孩跟前，弯下腰，用大手向前一抄，将他搀扶起来。桃子一见那被打的男孩，原来是本庄上的穷兄弟金三子。她连忙走上前叫道：“三兄弟！”从身上掏出小手绢，给金三子擦擦嘴边的血。只见他左腮上有五个血红的手指印，眼睛都打肿了。他拉着桃子的胳膊，光哭不说话。那个年轻人，一直用手搀扶着金三子，问道：“小兄弟，别哭，说说他们为啥要打你？！”张桃子见年轻人见义勇为，不由得用眼看去，只见这位小伙子长得可真棒呀——

张桃子抬头用眼看，
年轻人长得腰粗臂又圆。
年纪不过二十岁，
剑眉下两只大眼虎眈眈。
穿一件补丁小棉袄，
肩头上一块棉花露外边。
腰里勒根板线带，
满脸怒气在眉间。
金三子哭哭啼啼要说话，
冬春楼走出个贼子站门前。

这小子就是区保安团长孔显，是孔家庄区长孔庆儒的二

儿子。他长的又胖又矮，鹰勾鼻子绿豆眼，蛤蟆大嘴蒲扇耳朵。身穿一套呢料黄军服，挺着大肚子，手里挟根纸烟，阴阳怪气地说：“怎么啦，嗯？有哪个敢打抱不平呀？”

金三子边哭边用手指着孔显说：“孔二少爷，俺爹死在了你手里，你，你不还钱还打人。”孔显一听，把手里的纸烟，狠狠的往地上一摔，嘴里不干不净的骂道：“放你妈的狗臭屁！老子能欠你家的钱！”说完，猛地冲上来，举拳就要打。那年轻人将左手一伸，孔显一拳打在他的手上，只听见那贼子“哎哟，哎哟”的直叫唤，倒退了几步，捂着手蹲在地上。那年轻人说：“有话说话，有理讲理，干啥不明不白的打人？”孔显从地上站了起来，向前走了两步，杀气腾腾地说：“打人？老子还要打你呢！”那年轻人将身子往前一挺，大声说道：“你敢！小兄弟，别怕，你给乡亲们说说！”金三子擦擦眼泪，说：“好。俺说——”

金三子两眼含泪诉屈冤，
珠泪滚滚湿衣衫：
“俺家住在桃花沟，
祖辈都种孔家田。
那一天俺爹他赶集去把桃子卖，
来到了龙河南岸边。
忽听有人喊救命，
声音来自芦苇滩。
原来是孔显他正想侮辱一妇女，
俺爹上前去阻拦，
那女子趁空跳进河，

贼孔显气得眼直翻。
对俺爹拳打脚踢真凶狠，
又用刺刀穿指尖。
临走时毛驴、鲜桃全抢走，
将俺爹浑身打得血斑斑。
过路的乡亲将他救，
抬回家无法医治命归天。
为葬父来找孔家人，
要回俺的毛驴钱。
俺等着拿钱回家买芦席，
不给钱孔显他还耍野蛮。
俺说的都是实情话，
请大家评评理可偏！”

孔显的老底被金三子揭了出来，脸气得象猪肝，大声喝道：“小兔崽子，这里有你讲理的地方吗？你小子偷了我的东西，还不该打吗？”说罢，又扑了上来，举手要打，那年轻人早已用身子护住。金三子指着地上的小篓说：“你说俺偷你的东西，俺带的东西都在这。”说罢举起小篓说：“大伙看看，四块地瓜，一个糠菜团子，这是偷的吗？”那年轻人拿过小篓，面对孔显问道：“你家冬春楼卖的是山珍海味，什么时候卖起地瓜、糠菜团子来了？”孔显无言可答，咬牙骂道：“你这穷小子逞啥能？他是你家老祖宗吗？”年轻人“蹭”地一步上了两层台阶，怒喝道：“孔显，你咋出口伤人？”孔显一手掐腰，一手指着年轻人说：“伤你又咋样？我孔家跺跺脚，这方圆几十里的地都乱晃荡，你这小子今天

吃了豹子胆，敢惹到老子头上来了，我揍你这穷鬼！”说完，举手就打，年轻人将他手脖子接住，向後一扭，用脚朝他屁股上一踹，一松手，“叭”地一声，孔显象个猪似的倒在台阶上，他大喊大叫“反了，反了！快来人呀——”年轻人一脚踩在他的背上，一边用拳头砸，一边说：“反就反吧，打死你这只恶狼！”

这时，从冬春楼里跑出来五、六个打手，有的手持长棍，有的手拿短刀，杀气腾腾地向年轻人奔来。桃子一见，心里十分害怕，忙对年轻人说：“大哥，快跑！”年轻人不慌不忙地直起身子，对桃子说：“大妹子，你快把小兄弟拉走，快！”金三子不愿意走，桃子硬把他拽走了。说话间，只见一个手拿短刀的打手，窜到年轻人跟前，举刀向他砍去，年轻人飞起一脚，将来人手中的短刀踢飞。刀在半空中闪光，等到短刀从空中落下来时，年轻人伸手接住刀柄，大声吼道：

“老少爷们，是朋友的闪开，是冤家的上来！”只听得“嗖”地一声，短刀出手。嚓！刀直插在冬春楼的横匾上。那几个打手一见，一个个吓得象根本桩一样，呆呆地站在那里。贼孔显眼看自己失利，趴在地上，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了。

贼孔显趴在地上暗盘算，
一条诡计上心间，
他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
看起来这个小子怪难缠。
他一定会要刀枪和棍棒，
门里出身会打拳。
手脖子刚才被他攥一下，

到现在又是疼来又是酸。
脊梁上被他揍几拳，
浑身骨架要散完。
看起来硬的不行来软的，
好话多说慢周旋。
忙说道：“好汉，好汉你息怒，
都怪我多有冒犯不识尊颜。
自古道不打不能相结识，
我愿意同你结拜为金兰。
你让我去找小兄弟，
一定还他毛驴钱。”
年轻人转身去找金三子，
贼孔显拔出匕首刀光寒。
这小子乘机猛然刺过去，
年轻人左胳膊鲜血染布衫。
这时候又来了团丁七、八个，
端着枪眼看到跟前。

年轻人的情况十分危急。桃子站在不远的地方，见此情景，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只见那年轻人一咬牙，用右手拔出插在左胳膊肉里的匕首，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道白光，匕首飞出去，将那个带头兵的帽子打落在地上。几个当兵的都吓愣了眼，手里有枪也不敢扣扳机，年轻人大声喝道：“不怕死的上来！”说完，用手拨开人群，两腿如飞，向前奔去。等几个当兵的回过味来，年轻人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眼见年轻人脱险，桃子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转身找她爹去了。

列位，欲知这年轻人姓啥名谁，家住哪里，是干啥的，你且听我慢慢道来——

年轻人家住红松坡，
爷儿俩辛辛苦苦把日子过。
他父亲名叫于世章，
祖传手艺会鏊磨。
他的名叫于震海，
跟父亲学得一手石匠活。
武术房里练武艺，
十八般兵器件件学。
练就一副铁筋骨，
为人仗义有气魄。

说来也巧，于震海和张桃子却是一对没有见过面的小两口呢。原来在桃子七岁那年，老石匠于世章来桃花沟张老三家鏊磨，和张家订下这门亲事。这对没有见过面的小夫妻，连对方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疤是麻都不知道。也难怪今天在孔家庄集上互不相识。

按下于震海脱险之事暂且不表。却说桃子正要去丝坊找她爹张老三一道回家，刚进北大街，就见集上乱哄哄的，人很多，桃子随着人流，被挤到大戏台左边。只见台口站着两个当兵的，手里端着枪，枪上插着明晃晃的刺刀，象凶神一样。桃子这时才想起刚进孔家庄时，乡丁敲锣吆喝，说要枪毙共产党的事。她心里乱跳，想走出去，人太多，挤不动，

只好站在人群里。这时，孔显那小子又神气了，他站在台口，双手掐腰，张着蛤蟆嘴，大声说：“别乱，别乱，现在请区长给大家训话！”他的话音刚落，只见一人走上台来。

这个人长的四方脸，
嘴唇上八字胡子挂两边。
细眉毛排成倒八字，
两只大眼向上翻。
穿一件古铜色的长皮袍，
肚子挺得大又圆。
头上戴筒子式的水獭帽，
毡子厚靴脚上穿。
他慢慢迈着八字步，
后跟着八个马弁把枪端。
他就是区长孔庆儒，
为人诡诈内藏奸。
到台口他清清嗓门说了话：
“各位父老听我言。
保安团逮到一个共产党，
扰乱社会不得安。
共产党是咱国家一大害，
他和那土匪流寇不一般。
他们会玩弄手腕拢人心，
孔某我时刻把心担。
乡亲们千万别受骗，
和党国同心协力把匪歼。”

乡亲们，共党如此可恶，难道不该杀吗？为此，本区长正告众乡民：凡发现共党分子及时报告，报告人有赏；凡知情不报或通匪者，一律格杀勿论！现在，请大家看看共党的下场！”区保安团长孔显大声喝道：“拉出来！”话刚落音，只见得：

十几个匪兵端着枪，
杀气腾腾似虎狼。
将一个青年推上台，
只见他全身上下都是伤。
手上带铐脚带镣，
两眼炯炯放光芒。
只因为党内出叛徒，
他被逮捕入牢房。
孔庆儒想要他口供，
各种手段都使光。
先是软来后是硬，
日日夜夜去过堂。
谁知道竹篮打水一场空，
无奈何才将他捆绑上刑场。

孔显吼道：“共党分子，你还有什么话说？”孔庆儒摆摆手，奸白脸上带着笑说：“据我所知，你家有白发苍苍的老母，还有新婚不到一个月的妻子，你真有不幸，把她们交付何人？嘿嘿，年轻人不要火气太盛。古语说，一失足成千古恨，你可要三思而行呀！”那个年轻人，昂着头，挺着

胸，一言不发。孔显这小子沉不住气了，从身上解下宽皮带要打，孔庆儒拦住他，阴阳怪气地说：“显儿，他中共党的毒太深啦，成全他吧！”

孔显喝令当兵的将那人推下戏台，一直向西走去。没多时，只听见“砰砰砰”三声枪响，张桃子吓得双手捂住眼睛，泪水却从手指缝里淌了出来。边哭边跑出杀人场，走不多远，见到了他爹，将事情一说，张老三叹口气，摇摇头说：“唉！这种世道……别管闲事，走吧。”爷俩牵上毛驴，向桃花沟走去。暂且不表。

阴历年后，正月初六是个吉祥的日子。红松坡石匠于世章家办喜事。他儿子于震海和桃花沟张老三的二闺女张桃子成亲了。这天，石匠家非常热闹，只见得——

喜鹊登在松树梢，
石匠家人来人往笑声高。
大红双喜门上贴，
鼓乐声声随风飘。
于震海灰布长袍身上穿，
红顶子瓜皮小帽头戴着。
脚上穿白底黑帮新布鞋，
他心里欢喜脸发烧。
亲朋向他来祝贺，
他双手抱拳笑眉梢：
“谢谢大家一片心，
穷人家办事乱嘈嘈。
山珍海味咱没有，

粗茶薄酒别嫌孬。”
没多时迎亲花轿到门口，
只听见噼哩叭啦放鞭炮。
拜过花堂进洞房，
屋里屋外笑声高。
有几个妇女看新娘，
把她的头巾轻轻挑。
这个说：“新娘子身材真壮实。”
那个说：“震海哪辈把好香烧。”
张桃子盘腿坐在土炕上，
心里乱跳脸发烧。
且不说众人评新娘，
你再到屋外去瞧瞧。

外屋，喜气洋洋，热闹非凡。正屋摆一张大八仙方桌。东屋炕上摆一张矮腿长桌。桌上都摆满大盘大盆的鱼、虾、肉、海蜇皮、鸡蛋汤，还有大壶的白干烧酒。老石匠于世章坐在下首，他不住嘴的让大家吃喝。他的上首坐着一位胸前飘着白胡子的老头。他就是于震海的师傅，当地武术房的拳教师江鸣雁。只见他红光满面，精神抖擞。简短截说，整整闹了一天。屋里屋外，笑声、闹声，差点把三间草屋顶翻。酒足饭饱，贺喜的人先后走了。同志们，再朝洞房瞧吧，但只见——

张桃子独坐房里边，
她心里上上下下波浪翻。